

# 屈子楚辭章句

清一劉夢鵬撰  
隗小敬點校

中国矿业大学图书馆藏书



C02356116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屈子楚辭章句

〔清〕劉夢鵬 撰

崔小敬 點校

楚辭要籍叢刊

主編 黃靈庚

## 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屈子楚辭章句 / (清) 劉夢鵬撰; 崔小敬點校. —  
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9. 9

(楚辭要籍叢刊)

ISBN 978-7-5325-9345-3

I. ①屈… II. ①劉… ②崔… III. ①楚辭研究  
IV. ①I207.2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9)第 198646 號

楚辭要籍叢刊

屈子楚辭章句

[清] 劉夢鵬 撰

崔小敬 點校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[www.guji.com.cn](http://www.guji.com.cn)

(2) E-mail: [guji1@guji.com.cn](mailto:guji1@guji.com.cn)

(3) 易文網網址: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7.875 插頁 3 字數 158,000

2019 年 9 月第 1 版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3,100

ISBN 978-7-5325-9345-3

I·3422 定價: 32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電話: 021-66366565

嘉慶五年新鐫

嘉  
沛川劉夢鵬著

屈子楚辭

章句

藜青堂藏版

清嘉慶五年藜青堂重刻本《屈子楚辭章句》書影

本書爲「十三五」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

本書爲二〇一一年—二〇二〇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項目

本書爲二〇一九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資助項目

本書爲浙江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一流學科建設成果

本書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成果

## 楚辭要籍叢刊導言

黃靈庚

楚辭首先是詩，與詩經是中國詩歌史上的兩大派系，好比是長江與大河，同發源於崑崙山，然後分南北兩大水系。大河奔出龍門，一瀉千里，蜿蜒於中原大地，孕育出帶上北國淳厚氣息的國風；而長江闖過三峽，九曲十灣，折衝於江漢平原，開創出富有南國絢麗色彩的楚辭。

「楚辭」這個名稱，始於漢代，是漢人對於戰國時期南方文學的總結。「楚辭」既指繼承詩經之後，在南方楚國發展起來的新體詩歌，標誌着中國文學又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代；又是中國詩歌由民間集體創作進入了詩人個性化創作的時代，而屈原無疑是創作這種新歌體的最傑出的代表，創造出了「驚采絕豔，難與並能」的離騷、九歌、天問、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等不朽的名作。

屈原的弟子宋玉、景差及入漢以後的辭賦作家，承傳屈原開創的詩風，相繼創作了九辯、招魂、大招、惜誓、招隱士、七諫、哀時命、九懷、九歎、九思等摹擬騷體之作，被後世稱之為「騷體詩」。據說是西漢之末的劉向，將此類詩賦彙輯成一個詩歌總集，取名為「楚辭」。再以後，東漢

王逸爲劉向的這個總集做了注解，這就是至今還在流傳的王逸楚辭章句十七卷的本子，是現存的最早的楚辭文獻，也是我們今天學習楚辭最好的讀本。

「楚辭」之所以名「楚」，表明了所輯詩歌的地方特徵。宋黃伯思業已指出，「蓋屈、宋諸騷，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謂之『楚詞』。若些、只、羌、諍、蹇、紛、佗僚者，楚語也；頓挫悲壯，或韻或否者，楚聲也；沅、湘、江、澧、修門、夏首者，楚地也；蘭、茝、荃、葍、蕙、若、蘋、蘅者，楚物也；他皆率若此，故以『楚』名之」。其雖然說出了「楚辭」所以名「楚」的緣由，而沒有進一步指出名「辭」的來歷。辭，也可以寫作「詞」。楚辭詩句之中都有感歎詞「兮」字。這個「兮」字，古人統歸屬於「詞」，古音讀作「呵」，是最富於表達、抒發詩人的情感感的感歎詞。這也是楚辭句式的顯著特點。「楚辭」之又所以稱「辭」，是與用了這個「兮」字有關係。

楚辭的句式比較靈活，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不等，參差變化，不限一格，一改詩經以四言爲主的呆板模式。詩經的篇章結構以短章重疊爲主，短則數十字，長則百餘字，內容相對單一，只截取生活中一個片斷，無法敘述比較複雜、曲折、完整的故事。楚辭突破了這個局限，像離騷這樣的宏篇巨製，洋洋灑灑，三百七十三句，二千四百九十字，至今仍是最偉大的浪漫主義抒情長詩，表現了詩人自幼至老、從參與時政到遭讒被疏，極其曲折的生命歷程；撫今思古，上天入地，抒瀉了在較大時空跨度中的複雜情感。從音樂結構分析，楚辭和詩經一樣，原本都是配上音樂的樂歌。詩經只是一遍又一遍的短章重複演奏，而楚辭有「倡曰」、「少歌曰」、「重曰」，表示

樂章的變化，比詩經豐富得多。最後一章，必是衆樂齊鳴，五音繁會，氣勢宏大的「亂曰」。

楚辭的地方特徵，不僅僅是詩歌形式上的變化和突破，更重要的在於精神內容方面的因素。南國楚地三千里，風光秀麗，山川奇崛，楚人既沾濡南國風土的靈氣，又秉習其民族素有「剽輕」的遺風，陶鑄了楚人所特有的品格。楚辭更是「得江山之助」，在聲韻、風情、審美取向、精神氣質等方面，無不深深地烙上了南方特色的印記，染上了濃厚的「巫風」、神怪氣象，動輒駕龍馱鳳，驅役神鬼，遨遊天庭，無所不至。至其抒發情感，激越獷放，一瀉如注，較少淳厚平和的理性思辨，和中原文化所宣導的「不語怪力亂神」、「溫柔敦厚」風氣比較，確實有些區別。

屈原是一位富於創造精神的文化巨匠，他置身於大河、長江的崑崙源頭，俯視於南北文化交融的臨界綫。一方面既保持着楚人特有民族性格，自強不息的精神面貌，富有想象的浪漫情調；另一方面又廣泛吸取、融會中原的理性思想，繼承詩經的道德傳統精神。故而在他的作品，儘管有大江兩岸、南楚沅湘的旖旎風光、濃豔色彩，但幾乎不曾提到楚國的先王先賢，而連篇累牘的都是爲中原文化所公認的歷史人物：堯、舜、禹、湯、啓、后羿、澆、桀、紂、周文王、武王、皋陶、伊尹、傅說、比干、呂望、伯夷、叔齊、甯戚、伍子胥、百里奚等。在屈原的神話傳說中，除九歌中的湘君、湘夫人、山鬼三篇外，像太一、雲中君、東君、司命、河伯、女岐、望舒、雷師、屏翳、伏羲、女媧、處妃等，都不是楚國固有的神靈，也沒有一個是楚人所獨有的神話故事。離騷開頭稱自己是「帝高陽之苗裔」，高陽是黃帝的孫子，其發祥之地，在今河南省的濮陽，不也是中

原人的先祖嗎？總之，楚辭是承接詩經之後的一種新詩體，二者同源於大中華文化，是不能割切開來的。更不能說，楚辭是獨立於中華文化以外的另一文化系統。如果片面強調楚辭的地域性、獨立性，也是不妥當的。

楚辭對於後世文學創作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，像司馬遷、揚雄、張衡、曹植、阮籍、郭璞、陶淵明、李白、杜甫、李賀、李商隱、蘇軾、辛棄疾等各個歷史時期的名家巨子，沿波討源，循聲得實，都不同程度地從屈原的辭賦中汲取精華，吸收營養，形成了一個與詩經並峙的浪漫主義傳統的創作風格。在中國文學史上，後世習慣上說「風、騷並重」，指的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大傳統精神。由此想見，屈原對於中國文學的偉大貢獻是無與倫比的，屈騷傳統精神更是永恆不朽的。

正因如此，研究中國詩學，構建中國文學史及中國文化史，楚辭無論如何是繞不開的。而讀楚辭、研究楚辭，必須從其文獻起步。據相關書目文獻記載，自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以來至晚清民初的兩千餘年間，各種不同的楚辭注本大約有二百十餘種。綜觀現存楚辭文獻，大抵以王逸章句與朱熹集注爲分界：在朱熹集注以前，基本上是承傳王逸章句，而明、清以後，基本上是以承傳朱子集注。由我主編且於二〇一四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的楚辭文獻叢刊，輯集了二百〇七種，應該蒐錄的注本，基本上已彙輯於其中了。遺憾的是，由於這部叢書部帙巨大，發行量也極有限，普通讀者很難看到。且叢書爲據原書的影印本，沒作校勘、標點，對於初學楚辭

者，尤爲不便。

有鑑於此，我們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，從中遴選了二十五種，均在楚辭學史上具有影響，爲楚辭研究者必讀之作，分別予以整理出版，滿足當下學術研究的需要，而顏之曰楚辭要籍叢刊。其二十五種書是：漢王逸楚辭章句，宋洪興祖楚辭補注，宋朱熹楚辭集注，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，清祝德麟離騷草木疏辨證，宋錢杲之離騷集傳，明汪瑗楚辭集解，明陸時雍楚辭疏，明周拱辰離騷草木史，明陳第屈宋古音義，明黃文煥楚辭聽直，清林雲銘楚辭燈，清王夫之楚辭通釋，清丁晏楚辭天問箋，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，清戴震屈原賦注附初稿本，清胡濬源楚辭新注求確，清陳本禮屈辭精義，清劉夢鵬屈子楚辭章句，清朱駿聲離騷賦補注，清王闓運楚辭釋，清馬其昶屈賦微附初稿本屈賦哲微，日本西村時彥楚辭纂說，屈原賦說，日本龜井昭陽楚辭玦等。參與點校者，皆多年從事中國古典文獻研究，尤其是楚辭文獻研究，是學養兼備的「行家裏手」，其對於所承擔整理的著作，從底本、參校本的選定，出校的原則及其前言的撰寫等，均一絲不苟，功力畢現，令人動容。但是，由於經驗、水平不足，受到各種條件限制（如個別參校本未能使用），且多數作品爲首次整理，頗有難度，因而存在各種問題，在所難免，其責任當然由我這個主編來承擔。敬請讀者批評指瑕，便於再版改正。

# 前言

崔小敬

屈子楚辭章句爲清劉夢鵬所作。劉夢鵬字雲翼，號海亭，湖北蘄水人。乾隆十六年辛未（一七五一）進士，官至深州饒陽知縣，任職期間緩徭役，免浮稅，造士撫民，有治聲，後丁憂歸，不久即卒。其著作除屈子楚辭章句外，尚有春秋義解十二卷，大旨推本公羊、穀梁之學。劉夢鵬事見清李元度輯國朝先正事略卷二十八胡石莊先生事略附，亦見清史列傳卷六十六儒林傳，然均極簡略。

屈子楚辭章句前有「年家眷弟」紹興謝錫位乾隆五十四年己酉（一七八九）序，據序中「典逢鳳詔，他年喜入芸臺；價重雞林，此日欣登梨棗」之句，當爲乾隆五十四年藜青堂初刻本所作。序中稱「劉君正齋先生」及「正齋先生之弟海亭先生」，則劉夢鵬尚有兄長號正齋者。此書同校者有「男光鑲、光鑑，侄光鑾、光銘」，疑光鑾、光銘即劉正齋之子。謝序後有劉夢鵬自作屈子序，作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（一七六〇），時在「直隸深州饒陽官署」，故謝序稱「行役餘閒，清吟不輟；簿書稍暇，披訂偏增」，然而此書撰成後並未立即刊行，據序中「榮枯有數，修短無常」及「遺

編」等字樣，可知劉氏卒後方由其子侄等付梓。

是書凡七卷，劉氏自序謂本孟子知人論世之旨而作，然因屈原之作「各本異同頗多，而序次亦復凌亂無紀」，因而「考其沿誤，訂其編次，務求其安。雖于屈子之志未敢自信，亦庶幾令後之讀者明於所遇之不齊，不復懷『忿懣沉江，露才揚己』之疑，則於屈子亦未必無一當也。」故目錄首明屈賦之數，謂：「按漢志『屈賦二十五篇』，離騷一篇，九歌十一篇，卜居一篇，天問一篇，招魂一篇，哀郢九篇，懷沙一篇。有割懷沙引語漁父辭別爲一篇，充二十五篇之數，去招魂不收者，謬。又或竄入大招，而疑漢志篇數不確者，尤爲失實。今更定焉。」目錄後附屈子紀略，考證屈原身世。後正文七卷，卷一爲離騷；卷二爲九歌，然合湘君與湘夫人爲一篇而分題爲湘君前後篇，合大司命、少司命爲一篇而分題爲司命前後篇，以合「九」之數，其序依次爲：東皇太一，東君，雲中君，湘君前篇，湘君後篇，司命前篇，司命後篇，河伯，山鬼，國殤，禮魂；卷三爲卜居；卷四爲天問；卷五爲招魂；卷六爲哀郢九章，實乃九章去懷沙而增遠遊，並去原各篇篇題，總題爲哀郢九章，各篇依次爲第某章，其次序爲哀郢、抽思、橘頌、思美人、悲回風、涉江、惜往日、惜誦、遠遊；卷七爲懷沙賦，合漁父辭與懷沙爲一，以漁父辭爲引言，去漁父歌而增「乃作懷沙之賦，其辭曰」九字，後接懷沙全文。如此，則總爲二十五篇，與漢志所載之數正相符合。

是書正文底本用朱熹集注，句後首列雙行小字夾注，或釋音或考異；次爲注文，或釋字詞，或通文義。除個別地方引朱子集注外，基本不引舊注，唯暢言己見。其釋音悉從集注，無甚發

明，惟叶音之字由集注之反切改作直音；其校訂則多與集注同，而與洪興祖補注異，然亦間有取於補注處；其所注文，頗簡練精要，以知人論世爲依歸，以意逆志爲方法，探求屈原之思想，時有通達平實之見，如招魂篇「魂兮歸來，東方不可以託些」段下注云：「屈子之書，所稱或有不經，人每譏其譎幻荒誕，蓋未深觀屈子者也。」離騷諸篇所云閭風、縣圃之類，盡寓言見意。招魂所稱乃大荒之域，四極之表，奇形怪狀，雖非接於聽睹，間亦載在山經，原不過借是極言上下四方不祥耳，其有無固不及辨，亦不必辨也。」實爲符合文學創作原理的通達之論。

是書流傳不廣，且評價稍低，究其故：一者因其編次與他書有異，大受四庫館臣非議，謂其「篇章次第，竄亂尤多」，「均不知何據」，「以意爲之也」（見楚辭章句提要）。其次，書中異文僅用「某一作某」而不注出某本，體例不甚嚴謹。然亦有稱許之者，如章學誠氏即稱其「定其二十五篇以從漢志，章剖句析，不必斤斤求合而自能以意逆志，可以一空前人之支離附會，與余夙所疑者，不啻冰釋而節解也。」（浙圖藏稿本章氏遺書卷三）平心而論，四庫館臣自守正角度而言，以劉氏爲妄改；而章氏自讀屈子之賦明屈子之志角度而言，則以爲不必泥古而斤斤求合，其態度較爲開通。綜合古今學者評價，屈子楚辭章句之意義要之有以下二點：其一，劉夢鵬生當乾隆樸學盛行于世，考據之風亦瀰漫楚辭學界，學者多溺於章句，字斟句酌，甚或割裂文意，劉氏則能不拘於俗，獨出手眼，以孟子知人論世之說清理屈原之思想，發明屈原之精神，關注屈賦之文學特質，可謂卓然獨立於時。其對於屈賦，確有心同古人之體貼與同情，如於離騷「衆芳蕪穢」

一節反復致意：「時俗流從，伊於胡底？歲寒知松柏，原蓋深爲蕪穢者惜哉！」於招魂一篇則就其文脈強調必出屈原之手：「學者於此試察於性情浮沉之際，音節舒慘之間，則滑稽與號泣不可同年而語，而後知予之非敢臆斷也夫。」其二，其注釋簡明扼要，蓋撮錄王逸注及集注爲之，新義雖不甚多，然時有發明，頗爲可觀。如天問自「該秉季德，厥父是臧。胡終弊於有扈，牧夫牛羊」以下二十四句，歷來注家衆說紛紜，然均不得其解。劉夢鵬乃據左傳、竹書紀年、山海經等綜合分析，指出「該」字非「啟」之訛，乃「亥」字之誤，「該」即殷先公之王亥；「有扈」當作「有易」，乃「有易」傳寫之訛，有扈、有易並爲夏時諸侯。並在此基礎上釋義如下：「亥，契八世孫，上甲微之子也。秉，持也。季，猶周禮『山虞服耜，斬季材』之『季』。季德，謂少時之德。厥父，上甲微也。臧，善之也。弊，敗也。牧牛羊者，有易拘留子亥困辱之，使爲牧豎也。原言亥少時秉德，其父善之，何終敗於有易，見辱殊方乎？」此結論之確鑿且空谷絕響，直至二十世紀初王國維氏始據殷墟甲骨文字印證，二者若合符契，然劉氏實早於王氏一百多年。

是書有黎青堂乾隆五十四年初刻本、嘉慶五年重刻本，此次整理即據嘉慶重刻本。楚辭研究大家姜亮夫先生嘗以此書「不能翻印爲憾」，我們此舉或可稍補學界之憾。有關整理情況說明如下：一、俗體字徑改爲正體字，如「愛」改爲「愛」、「旧」改爲「舊」。二、是書正文底本爲集注，故據端平本集注校改。如離騷「相下女之可貽」，「下」原作「一」，據集注改并出校。然集注版本衆多，未詳具體所本，如遠遊「載營魄而登遐兮，淹浮雲而上征」，「淹」集注作「掩」，然劉氏

注文中亦云「淹，留也」，則其所用底本即爲「淹」字，然今所見集注并無作「淹」字者，此種情況則保留原文。注文中明顯訛字徑改不出校，其他引文之誤，根據所引文獻的通行本改正，并出校。因筆者材陋識淺，斷句標點或有不當，懇請方家不吝指正。

## 序

丙午之秋，湘北之役。慶風雲之際會，濟濟者儼上瀛洲；感踪跡之飄零，落落者散同萍水。同舟鄂渚，獨讓龍頭；捧檄浞川，幸追驥尾。風清竹閣，曾披柳惲之章；雨濕莎庭，喜識李邕之面。乃有劉君正齋先生，一見輸心，臭味芝蘭同氣；頻年集首，笑談珠玉生輝。父子則堂構傳心，兄弟則花萼競秀。既立身以矯矯，玉樹臨風；乃華胄之翩翩，瓊枝茁美。惟正齋先生之弟海亭先生，庭推鯉對，家有淵源。業本雁行，學從根柢。髫齡揖客，解對楊梅；壯歲濡毫，善題鸚鵡。襟期灑落，皎然蘇鶴橫江；墨瀋淋漓，驟爾巴船出峽。英年獻賦，早飄桂殿之香；弱歲題名，旋掇杏園之錦。學貯杜庫，猶復潛心於聖經；才裕曹倉，依然銳志于賢傳。慶潘君之作宰，香滿花城；念召伯之仁民，蔭留堂樹。繫去思者三載，歌來暮者萬民。行役餘閒，清吟不輟；簿書稍暇，披訂偏增。自出性情，絕不規摹。博士天然風韻，何須依傍；詞壇沉芷湘蘭，傳聞不朽。錦心繡口，採擷非虛。誠屈子之津梁，實騷人之寶筏。典逢鳳詔，他年喜人芸臺；價重雞林，此日欣登梨棗。嗟乎！榮枯有數，修短無常。運適逢奇，芳草惹王孫之夢；才憐不偶，幽蘭紉騷客之愁。僕學愧封胡，名慚羯末，幸接正齋之丰采，得披海亭之遺編，不嫌鴉噪以弁言，敢向龍文而作序。時皇清乾隆己酉年小陽月，東越若耶年家眷弟謝錫位理堂拜題。

## 屈子序

嗚呼，屈子之志苦矣！孟子曰「以意逆志」，又曰：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。」不逆其志，其人不可得而知也。不論其世，其志不可得而逆也。屈子以彼其材，遊諸侯，何國不容？卒不爲此，死而不以自悔，中有所不忍故也。人生有命，各有所錯，真可謂「定心廣志」者哉！周之季世，四維既解，大道衰息。反覆傾危之徒，茫然不知君臣之義，搖唇鼓舌，頽然喪其廉恥節義，不稍稍顧惜。希榮名利祿者，何可勝數？競報復之私情，鮮忠孝之至性，予於申公子胥無取焉。韓非，韓諸公子而圖韓，尚可問哉？亂臣賊子，接跡天下，誰復思君愛國者？夫禮服舊君，不忍忘也。比干剖心，箕子髡首，元子出狂，孔子皆曰「仁」。諒其遇而怨厥志，寧必同轍？孟子曰：「小弁之怨，仁也。」若小弁者，可以怨矣。周幽不君，申侯不臣。妖婦納，夫婦道乖；嫡嗣逐，父子倫廢。五常汨，彝倫斁，犬戎之禍胎已成，而幽不覺悟。爲小弁者涕泣而道，不怨則疏。楚懷當日，君貪臣妒，女戎內蠱，虎狼外噬，覆亡不旋踵，豈復讓彼爲小弁者時哉？客死於秦，受禍最慘，歸喪之日，國人哀號，較之周幽，若一致焉。吁！頃襄忘不戴之仇，而結昏姻之好，亦宜白之戎申，許者耳，烏在其能怨屈乎？敢不爲宜白傳耶？蘧瑗不對放殺之謀，晏嬰不死齊光之